

车过延河,黄土高原的风裹着河水与黄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此行奔赴延安,除了叩访枣园的松柏、回望杨家岭的礼堂,重要的是寻访一处藏在石窟窑洞间、名字朴素却承载着重逾千钧历史分量的旧址——中央纵队“四大队”出发地,也就是今天位于清凉山脚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

站在斑驳的窑洞口,目光掠过被岁月磨得平滑湿润的石墙,这里没有枪炮武器展陈,没有战旗高悬,只有老旧的手摇发报机,泛黄的稿纸、简易的天线支架静静陈列。然而就是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落后的通信设备,让整座清凉山的沟沟壑壑,始终回响着79年前不曾中断的电波。一孔窑洞,一支小队,一段征途,一句期颐老人“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的誓言,让我们读懂:番号可以撤销,阵地可以转移,用坚定信仰凝聚起来的队伍永远不会退散。

初入清凉山,讲解员的一句话拨开历史迷雾: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告急,党中央审时度势主动撤离,留下“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战略远见。彼时新华社兵分两路,社长廖承志带领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奔赴太行建立总社大本营;副总编辑范长江牵头,挑选40余名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人员,组成精干工作队,编入对外代号“三支队”的中央纵队,序列定为第四大队,“四大队”就此诞生。清凉山石窟窑洞,是这支笔杆子队伍离开延安前最后的驻地,也是他们千里转战的起点。

展厅复原了出发前的简陋工位:石窟依山体开凿,没有窗棂,仅靠洞口天然照明;没有桌椅,老乡拆下的门板架在木箱上当书桌,炕沿、灶台、磨盘都是临时案台;墙角堆叠着打包完毕的行囊,最重的不是被褥和口粮,而是三台手摇发报机、天线线圈、密码本和译电稿纸。讲解员说,撤离前夜,“四大队”全员彻夜打包,定下铁律:人可轻装,机器不能磕碰;行李可精简,稿纸、密码本、电台配件一件不能丢。23岁的报务员张连生,就是在清凉山的油灯下,收拾好自己的收报设备,跟着队伍踏上未知的陕北山路,谁也未曾想到,这一走,是历时一年多、行程两千余里的生死随征,是刻入一生的身份烙印。

很多人知晓钻陕北的警卫部队、野战部队,却鲜了解党中央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局,依靠的是“文武两条生命线”,“武线”是作战电台,传递军令、调兵遣将,牵着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在黄土高原迂回周旋;“文线”就是隐于群山、不声不响的“四大队”,是党中央的喉舌、耳目,流动编辑部,是看不见硝烟的舆论战场主力军。站在旧址展板前,看着划分清晰的三大职能,才明白这支40余人的小队,为何被视作中央纵队的“无形利刃”。

首要使命,是不间断播发党的声音,击碎谣言、安定民心。党中央撤离延安初期,国民党大肆散播“中共首脑仓皇出逃、陕北解放区全面溃败”的虚假信息,国统区人心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洼淀密布,自古以来水运就在天津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水上交通运输工具有两种:一种是广为大家所熟知的各类船舶,另一种就是冰床。

清代张焘在《津门杂记·冰床凌鞋》中写道:“每到天寒水冻,冰排盛行,往来密如梭织,四通八达,攸往咸宜。”冰床,又被称为拖床、凌床、冰排子等,或简称为排子,是冬季河流封冻以后在冰面上往来滑行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用来载人或运送货物。历史上,天津的冬季比现在寒冷,河流的结冰期长达两三个月,冰层厚度据说最冷时能达到五六十厘米,甚至更厚。在人力车、电车、火车、长途汽车等近现代交通工具兴起之前,陆上交通的不便导致天津民众对水

河海文化汇天津(三)

冰床冰上运输忙

成淑君

运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冬季河流结冰断航以后,船只无法通行,于是就出现了冰床这种取而代之的冰上交通“利器”。每到冬天,北运河、海河、南运河等各处河面上到处是往来穿梭的冰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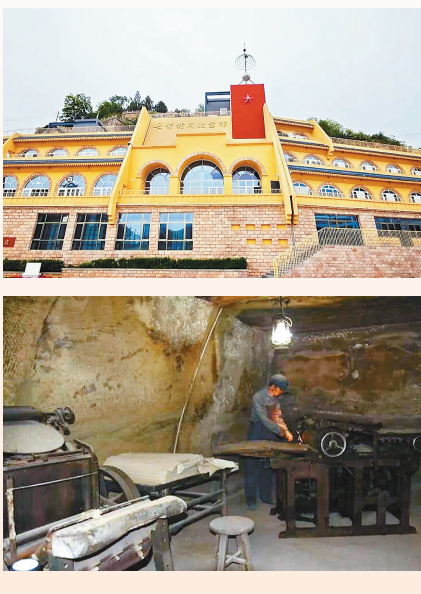
之所以被称为冰床,顾名思义,其形状与床有点相似。大多数冰床高20厘米左右,底座如同梯子的样式,由两根粗壮结实的主干木料加几根横木连接做成木架,上面钉上木板。为了御寒和乘坐舒适,在木板上再铺上草帘子或狗皮褥子之类的东西。主干木料下方安装有铁条(冰刀),利于滑行。撑冰床的工具称为“挽子枪”,是一根一端带有铁头的杆。冰床前行时,撑冰床的人站在冰床尾部,双脚叉开,弯腰用挽子枪带铁头的一端击触水面,靠反作用力助推冰床快速滑行。冰面条件不好时,则需要在前面拖拉冰床前行。“滑速疾如梭,冰铁相磨,有时推送有时拖,稳似匡床轻似叶,好个行窝”,这几句词出自《大公报》1922年8月10日第11版所刊词作《浪淘沙·胜芳道中咏冰床》,这首词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冰床在冰面上时而其快如飞、时而拖拉慢行的画面。

冰床大小悬殊,载重量也不相同。大型冰床有十几米长,几米宽;普通冰床长度在2米左右,宽约1米;还有一些长度不足1米的小型冰床,一般是供儿童在冰面上玩耍嬉戏用的(20世纪20年代,天津不少地方就已经出现大量专门出租给儿童玩耍的小冰床)。冰床的载重量一般为100至400公斤,时速能达到8至12公里,收费却很便宜。从杨柳青到天津市区往返30公里的路程,一个冰床一天能跑三个来回。1936年,花费大洋2角就能雇一个冰床从杨柳青坐到天津市区。

20世纪30年代,从事冰床载客营运这一行当的,以天津北乡人居多,杨柳青的很多船工和纤夫在冬季航运歇业后也往住改行撑冰床。在大红桥、金钢桥、东浮桥、三岔河口、窑洼、西沽、东于庄、席厂、白庙、霍家嘴、白仓等各处,冰床随处可见。撑冰床的人,大多身穿不挂面子的羊老皮袄或者粗蓝布的大棉袄,头戴毡帽,脚穿一种名为“绑”的特殊鞋子。这种鞋是用带毛牛皮制作的,能够有效防止泥水浸透。他们通常三五个人聚在一处,一边闲聊,

永远的“四大队”

朱志刚



图①:清凉山脚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
图②: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的印刷机。
图③: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厅内复原的印刷车间场景。

浮动。对于撤离延安、解放区一些干部和战士也产生了思想疑虑。撤离延安的第七天,青化砭大捷消息传来,周恩来第一时间指示“四大队”加急编发电讯。范长江带领编辑连夜在临时窑洞改稿,张连生和电务队员躲在山坳隐蔽点手摇发电,“新华社陕北25日电”的捷报穿越群山,由“四大队”发往新华社总社,经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鼓舞了我方斗志,打击了敌人气焰。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真武洞五万军民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留陕消息,重磅新闻经“四大队”发到新华社总社转播全国。胡宗南听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气急败坏,悬赏30万大洋侦测中央电台信号,妄图掐断这条声音通道,可“四大队”凭借严密的无线电伪装、机动转移,始终让敌人无从定位。转战一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为“四大队”修改、撰写多篇社论、评论,《总动员与总崩溃》《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檄文从陕北窑洞飞向全国,吹响战略反攻的舆论号角,每一组“噼噼嗒嗒”响的电码,都是射向反动派的无声子弹。

第二重使命,是“千里顺风耳”,为党中央决策提供绝密情报。“四大队”每日三班轮值,昼夜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英文电讯,甄别敌军兵力部署、调动计划、后勤补给、舆论动向等情报,剔除虚假情报;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

息》,每日清晨定时送达中央首长案头,是党中央研判战局、制定行军路线、部署战术的核心参考资料。最惊险的王家湾遇险,正是“四大队”电台提前截获敌空密电,侦知胡宗南将奔袭马蹄沟、直指党中央驻地,范长江火速上报,党中央紧急连夜转移。暴雨滂沱,山路泥泞,所有大队尽数进山,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守在山口,直到“四大队”全员带着电台安全抵达,才放心一同撤入深山。首长等候一支新闻队伍进山,这在战史中绝无仅有。大家都清楚,丢了电台就等于断了文线耳目,再隐蔽的驻地也会陷入被动。

第三重使命,是马背编辑部,窑洞即阵地,行军不辍笔耕。一年间,“四大队”跟随中央纵队完成8次大规模转移,驻地遍布延安、靖边、清涧、米脂等陕北十二县,常常是清晨住进窑洞,傍晚接到转移命令,前脚刚撤离村庄,后脚敌军就进村搜查,敌我最近时仅隔一道山梁,能望见敌军篝火、听见人喊马嘶,距离不过10余里。无论落脚多么仓促,落地第一件事永远是架天线、开机器。雨宿破庙、夜卧土窑、风餐旷野是常态。没有电灯就点棉籽油灯,熏得满脸黑灰;没有发电机,全员轮换手摇马达,摇到手臂肿胀酸痛,换人接续,绝不间断信号;铅笔用到只剩一截笔头,还要裹布条继续写,纸张正反两面反复誊抄,废弃电报纸裁成小条做记码纸,物资拮据到极致,工作标准却分毫未降。小河会议旧址的复原窑洞,完整复刻了“四大队”的工作场景:土炕一侧摆着收报机,炕沿摊着改到一半的社论,墙角堆放着折叠天线,桌上的粗瓷碗里还留着半碗粗粮米汤。1947年7月1日,

一边等候或招呼过往行人乘坐。如果路程近,往往得凑够五六个人才出发。冰床载客,远一些可到北京与河北沿河各地,更多的乘客是住在距离天津市区几十里沿河村庄的居民,为了快捷和省钱,不惜冒着严寒,乘坐冰床往来天津市区。在天津市区,乘坐冰床也成为人们常见的出行方式。20世纪初,著名报人英敛之在其日记中就多次记载他坐冰床到海光寺等地出游的经历。据1931年2月8日《大公报》报道,当月,南开大学举办化妆溜冰大会,在会员到会须知中,明确写道:“最好是坐冰床去!”并且强调,乘冰床可直接达南大门外大桥,价钱每人仅需铜元20枚左右,“且较人力车迅速”。在货物运输方面,静海的白菜、酒、醋、盐等物资以及杨柳青的年画等,在冬季源源不断地用冰床运往天津市区。

冰床滑行时,面临着不少危险。以前天津的冰客会在冬季组织人员从河道中大量凿冰以便储存冰块,也有人凿冰取水,这就导致冰面不平或者有冰穴,冰床快速滑行时容易发生倾覆落水情况。天气转暖时,冰面的结实度下降,也容易出现危险状况。因此,通常每年2月下旬报纸上就会发出呼吁有关部门禁止冰床行驶。另外,大雪天雪太厚的话冰床也很难滑行,每逢此时,杨柳青的慈善机构便常出面招募临时短工沿大运河河道扫雪,为冰床出行保驾护航。为了防止冰床载运违禁品或者不法人员,避免冰床遭遇抢劫等违法行为,天津市上警察还会加强对冰床的保护和监管;同时,配备冰床在河道上进行巡护,冬防期间有时还明令禁止冰床在夜间行驶。

随着自行车、人力车、汽车等各种近代陆路交通工具的发展,冰床在20世纪40年代的天津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逐渐走向衰落,因此,1940年1月20日的《天声报》上,名为求凰生的作者特撰文《冰天雪地话冰床:这是当年封河后交通利器 近受淘汰变为儿童的玩具》,发出“想再过几年,也许看不见了”的感慨。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津曾大力发展冰上运输,一度掀起热潮。当时的市航运部门还特别设立了冰上运输指挥部,积极发动职工整修冰床,勘察冰道,清除冰面障碍。据1961年1月22日《天津日报》报道,仅1960年12月下旬到次年1月上旬,短短时间内市航运部门就组织运送煤、粮食、盐、苇子、红砖等物资五千多吨。这一时期整修旧冰床的数量高达1万多只,天津冰床数量的庞大和冰上运输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不过1960年代之后,冰床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就渐渐消失了。

数百年间,冰床在天津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天津冬季一道流动的、充满活力的风景,也成为天津文人士争相吟诵的对象。很多诗文特别是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竹枝词中,涌现出大量描写冰床的作品。清道光年间,诗人华长卿在《沾上竹枝词》中写道:“海风猎猎水声凉,河冻坚冰到北仓。不用骡马不用轿,琉璃世界坐冰床。”崔旭《津门百咏》有句:“织箔安床四角平,铁头篙子划冰声。坐来恰受人三两,绝胜中流自在行。”这首竹枝词同样生动反映了乘坐冰床时潇洒自如的心境。此类竹枝词可谓不胜枚举。

题图:20世纪20年代前后南运河上的冰床载客场景。

毛主席在此写下迎接胜利的动员讲话,“四大队”连夜编译播发,借建党纪念日向全国传递“战略转折、曙光在前”的信心。方寸窑洞,成了扭转全国舆论走向的精神坐标。

在清凉山旧址的老照片展区,一张黑白合影定格了青春群像,20余位青年男女身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站在窑洞前笑容明朗,张连生站在第三排左六位置,眉眼青涩、身姿挺拔,和一众战友并肩而立。彼时的他们,身份曾为报社编辑、归国翻译、电台技工、青年学生等,均放弃安稳岗位,自愿奔赴最危险的前线,没有钢枪护身,以纸笔、电码为戎装,以电波为战壕,把“岗位就是战场”的信念刻进日常。队伍里有人新婚不久匆匆辞别家人,有人告别襁褓中的婴儿,有人年纪尚小瞒着父母参军……所有人此时只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四大队”队员,他们也有着共同的信条,那就是党中央走到哪里,天线就架到哪里,电波也就通到哪里。

1948年3月,西北战局彻底扭转,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四大队”随行列告别了陕北。6月,这支转战千里的笔杆子队伍与新华社总社在西柏坡胜利会师,看似一段历史画上句号,可在每一位队员心里,“四大队”从来不是临时番号,而是融入血脉的终身身份。

走出清凉山,我们一行驱车去往靖边小河、米脂杨家沟,重走“四大队”转战路线。黄土沟壑连绵起伏,窑洞错落藏于山坳间,当年泥泞险道如今通了柏油路,荒坡载满绿植,岁月抚平战火痕迹,却抹不掉精神印记。所有旧址的解说牌上,都会单独标注“四大队”驻地,讲解员反复提及一句话:武线定战局,文线聚人心,没有“四大队”持续发声,陕北牵制敌军的战略价值会大打折扣。

70余载光阴流转,当年风华正茂的“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如今已过期颐之年。离休后的数十年里,尽管已从技术岗位退居二线,但他始终以“四大队”队员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初心、低调淡泊,持续关注党的新闻事业和红色史料整理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张连生提笔致信,写下肺腑之言: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习近平总书记亲笔回信,肯定这份赤诚信仰,点透“永远”二字的深层内涵,队伍可以整编解散,使命可以迭代更新,但绝对忠诚、坚守岗位、不畏艰险、终身守责的“四大队”精神,必须代代永续传承。

返程途中,延河流域水静流清,清凉山石窟在暮色里沉静矗立。当年40余人从清凉山出发,让来自陕北的电波传遍全国,点亮舆论灯塔。如今,千千万万新时代奋斗者循着“四大队”的足迹,接过无形的“发报机”与“稿纸”。尽管不必再手摇马达、山沟隐蔽发报,不用在油灯下啃干粮改稿件,但那份危难面前不退缩、破碎之中不松懈、一生信仰不动摇的力量定会代代传承。只要心怀赤诚、立足岗位、终身向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时代“永远的‘四大队’队员”。今天,黄土高原的电波早已消散在岁月长空,但忠诚的频率永远在线,“四大队”的故事永远被铭记,“四大队”的精神永远在路上。



松风野趣图 中国(画) 陈元龙

少年往事

刘松林

上世纪60年代中期,15岁的我在长沙河西住读中专,家居河东湘江边。其时,市内交通状况借用现代汉语里的词来说是欠发达——江上无桥,过河全靠轮渡和板划子(小型木质船)。公共汽车尚属“珍稀物种”,五一西路都没设公交线路,河西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离江边近10里地,交通基本靠走,单程要1个小时。9月上旬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约了同学小基和朱惠结伴过河回家,当时轮渡票价8分钱,考虑到经济因素,我们还是商定搭免费的汽车渡船过河。汽车渡船西边渡口在船厂附近,东边渡口在中山路西头。

渡船是艘吨大无比的黑铁货轮,由大功率的机动船在旁牵引,机动船的发动机无时不熄火,轰隆隆中散发着我和小伙伴讨厌的柴油气味,灼人的烦躁情绪在三人内心泛起。我是个急性子,沉不下气,耐不得烦,于是跟小基、朱惠商量,先下河去游泳,解解闷,顺便省去回家洗澡的程序。他俩频频点头:“要得,要得。”我脱了上衣甩掉鞋,向着水里扑通一声扎下去,随即呼叫他们下水,他俩摇头反悔,不脱。我有种被愚弄蒙骗的感觉,踩着水赌着气朝他们喊:“帮我拿衣服!我过河去了!”转身模仿电影《海鹰》里我军鱼雷快艇沉没后,舰长长兔在水中指挥战士们“返航”挥手向前的招式,逆水朝东前进,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魄。

“英雄壮举”一践行我就后悔了。本人虽有过多和多人一起横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军旅作家袁志军推出长篇纪实文学《向死而生》。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回望那场惊天浩劫,以质朴厚重的文字打捞尘封半个世纪的集体记忆,在生死苦难中书写人性光辉,于破阵废墟之上立起一座永不褪色的生命丰碑。

“向死而生”本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哲学命题,意为怀揣直面死亡的清醒,活出生命本真的力量。以此为名,既是作者对1976年那场灾难的沉痛回望,也是历经劫难后向阳前行的内心告白。鲜有人知晓,这本承载万千往事的纪实之作,得来何其不易。作为当年驻守唐山二五五医院的亲历者,大地震留下的创伤深深刻入袁志军骨血,那段深埋地下的窒息、眼睁睁见证生离死别的痛楚,长久以来都是她不愿触碰的伤疤。数十年间,无数媒体、文学创作者邀约她讲述亲历过往,均被她婉言谢绝。每每想起生命永远定格在二十岁出头的战友,巨大的悲痛便让她彻夜难眠。若非恰逢唐山大地震50周年,心中记录历史、告慰逝者的使命感战胜心底伤痛,她或许永远不会提笔重温这段往事。

下定决心动笔,仅仅是第一道难关。真正开启写作,重重难题接踵而至,每一步都需要她拿出一辈子不服输的劲头咬牙坚持。整部书稿以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为根基,容不得半点虚构和美化,为了保证文字绝对客观,细节完整,袁志军开启了漫长、辛苦的走访与采访工作。半个世纪时光流转,当年一同驻守唐山二五五医院的战友四散各地,天津、北京、承德、南京、西安……天南海北;许多震亡战友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分散各处,部分家庭失联多年。古稀之年的袁志军,不顾腰腿、颈椎旧伤反复发作,托各地老战友帮忙联络,一通通长途电话沟通核实,甚至亲自登门拜访。每一次交谈,都要陪着对方一同重忆悲伤往事,一边安抚家属失控的情绪,一边一字一句记录下尘封的细节。

真实,是《向死而生》最动人的文学底色。全书既拒绝刻意渲染苦难博取同情,也摒弃以空洞华丽的辞藻来拔高叙事,文字直白坦荡,兼具军人的硬朗与女性独有的细腻共情。书中人物全部使用真实姓名,生平经历均据实记录,每一段故事都有采访记录、实物史料作为佐证,兼具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动人的文学感染力。寥寥数笔便能勾勒出鲜活人物,灾难里的悲欢离合直抵读者内心,读来令人仿佛亲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纵览全书,无尽苦难只是叙事底色,贯穿始终的是绝境之中生生不息的人性光芒,完美诠释了“向死而生”的深层内涵。袁志军一生两度直面死亡,心底的善意从未动摇。震后自身重伤、伤口感染难以行动,偶遇孤苦无依的遗孤小丽红,一句“我带着你”,许下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守护承诺。彼时她尚未结婚,自顾不暇,却毅然扛起抚养震后遗孤的重担。废墟之中战友相互搀扶,异地医院陌生人伸出援手,普通百姓接济伤员,军属之间彼此慰藉,几代人相守相扶……全书写尽毁灭性灾难,却不见一丝怨怼,通篇歌颂人间善意与家国温情,字里行间涌动着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

这亦是一部风骨鲜明的老兵精神自传。书写军营岁月,文字铿锵有力;描摹亲人、追忆战友,笔触柔软温情,刚柔并济的文风构成独属于袁志军的文字印记。作品并未局限于唐山大地震这一单一事件,更串联起父辈革命征程、数十年军营生涯与时代变迁,以一名老兵的个人命运折射家国发展脉络,从小人物的悲欢起落映照大时代的风雨沉浮,格局开阔,意蕴绵长。

在周围许多同龄人安享闲适晚年时,袁志军却拖着病痛身軀奔走寻访、伏案深耕。于她而言,文学从不是消遣娱乐,而是老兵义不容辞的使命,是写给逝去战友的无字墓碑,是献给唐山大地震50周年最诚挚的缅怀,更是一位历经劫难的生命强者掷地有声的人生宣言。何为向死而生?读完《向死而生》,答案清晰可见:是见过毁灭,依旧热忱拥抱生活;是亲历生死考验,始终坚守善良品性;是满身伤痛,仍对世间满怀赤诚;是明知揭开伤疤痛彻心扉,仍甘愿执笔留存历史记忆。书中有灾难的残酷,却无消沉绝望;有无数生离死别,却处处留存人间温情;回望满目疮痍的过往,落笔永远是对祖国、对时代、对普通人纯粹赤诚的赞颂。它不只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载体,兼具纪实史料价值、文学审美价值与精神引领力量,值得每一位读者静心细读。

满庭芳

第五四七九期

渡湘江的经历,却从未单独流过,心里不免十分慌乱。然而,此时已不容退缩,于是我憋着一股气,横下一条心,硬撑也要横渡过去。9月的湘江水有点凉,心一提上来,感觉就麻木了。我在江中搏击,时而蛙泳,时而侧游,累累枯枝和污垢从身边掠过,伴着孤独的我。波瀾不惊托举起伏的心思,身下是生命的渊整,彼岸看似清晰却遥不可及。淹没在宽阔的孤单里,我清醒地认识到真实渺小的自己,不过沧海一粟。我只能划一道水,铆着力气向东、向东。划了好久,才有点朝岸边移动的视觉。那一刻想了许多,想得很远,想到天边,想到江底,把从前从未想到的都想了起来。湘江之水是那么深,那么阔,划了好久好久我的脚趾尖才触到滩底,像一只孤鸟飘零的小鸟终于落了地。顷刻间,周身散软下来。

回首西望,那庞大的黑沉沉的怪物还俯在江面上,粗声喘气,一动不动。

那时,我在江中漂泊,随波漂去的是少年的自己。

